

尤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三十二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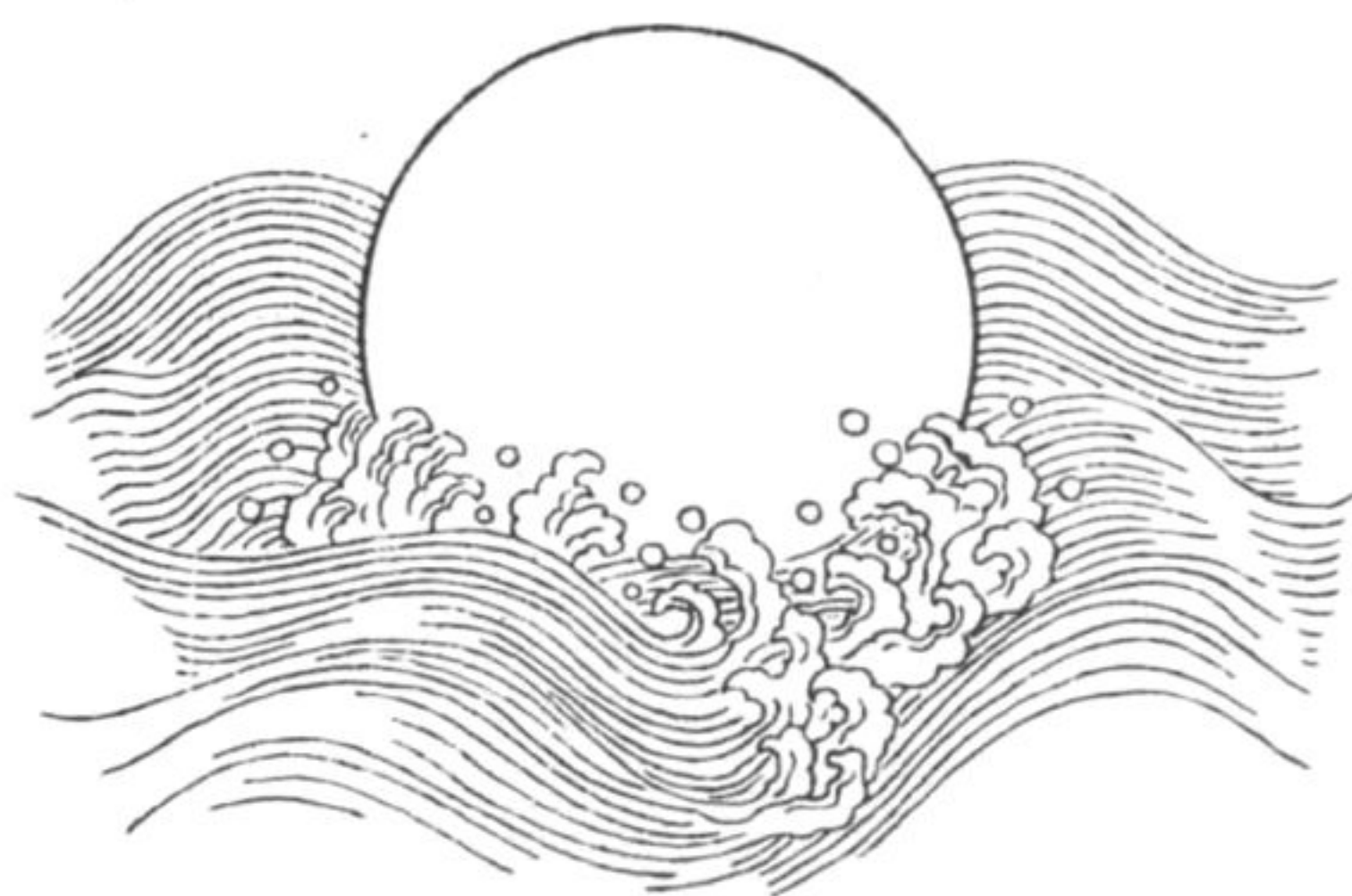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三十一冊

黃山書社



(明) 汪道昆 著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
目錄六卷(一二)

明萬曆刻本

太函集卷之五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贈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東谷周公暨封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自王文成公倡絕學諸高第鼓行四方都人士響應之宛陵蔚起東谷周公其一也則以躬行特聞即恂恂不爲名高君子人也公名世祿字尚功其先世家饒州唐末避地旌德太公崇雅母呂氏姜公生七年日受數百言輒成誦顧祖視俗學隸視俗儒太公遣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一

之從夫已氏游不受命彼躬不逮文安足師更而就姚公唯唯既聞良知之學有概于中時吉人鄒文莊公越人王公錢公先後入宛太守羅公爲東道王朋乃大來則皆西面目尚功夫非口耳徒也郡中耆舊則都峰周公受軒貢公古林沈公宛溪梅公先鳴即在同盟公猶魯也蓋秉周禮爲宗國沈太史君典雅以父執事公及公冢子希旦暨諸子希望希召希高希榮冢孫文澤暨諸孫文溥既奉大事於白楊抵太史狀公若母母爲邑中汪處士女相者預言貴徵處士力謝蹇脩必擇嘉耦及太公以六禮得請公乃婚

是爲太孺人即母也母出閭右席故饒始歸居室湫隘女豎將命來省蹙然爲母不堪母安之務攻苦力作以佐夫子公事父母孝母亦如公視聽必先形聲將迎必先志意侍疾則終日不就食終月不解衣比居喪不以禮奪哀不以俗奪禮諸父黨藐其孤也將卵而殲之公深墨自如置之不校卒善視諸弟若諸弟之子必及其有亾居庭如萬石君以莊憚庭內居鄉如陳太丘王彥方務以躬化鄉人無不質成其取予惟一介爲兢兢必以道與人交務排人難必以誠既廩學官則以經術正南面聚徒授業越三十年諸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二

生以贊及門不入一脰巖居蔬菜不具童僕采諸他人之畦公斥曰何哉是穿窬之爲也遂扶僕覆其羹嘗從王叟涉漁陽橋得遺金手不發待遺者不至置之高阜遂行假館郡城太守以法下館人獄公以文行見信白而出之館人必報公請以半直獻居室公不納密遣一姬侍公公明燭拒之遂辭去不復就館岑司理奉部使者檄檢校宛陵岑故苛公宗人守藏者故入尺籍公格岑議從末減罪人終不及知督學周公列公高等而殿同廩汪德懋將奪之公入白曰世祿文行皆不逮汪生生以一日見短耳且食貧甚

請移世祿廩廩生周公義之博士力持不可公無改于其口竟以廩金歸生葉汝忠坐士師仇者持之急公居間爲之解再白當道乃得全姚汝信喪心而狂將不治公與之處藥之食之日歌詩講學以開之居五年卒無恙他如賑丁文明之乏撫汪邦憲之孤承偃僕樵僵尸不可更僕數也逐故僕戈某亾入孝豐以抵罪當贖金乃械還縣縣令欲斃之獄公代之贖而舍之彼死法固當第不忍其父老而獨也故人王宣一問之狀名邪陰德邪公笑曰區區惟是不忍人之心疇爲名疇爲陰德宣一歎曰是良心也觸之即

入函集

卷之五十七

三

手草莽臣敢不承顧臣廩廩食者二十有五年未效尺寸乃今徒以子貴而受章服其何以竭犬馬心臣妻業已拜孺人封臣願借一而求自試即以高義取重卒未嘗干有司郡大夫以公居窮谷中則授郡城善地以待築舍公固謝疇敢倍先世敝廬郡豪侵護國寺田公抗直言復入寺公以次應貢戊辰元日卒于留都其年始耆頃之母亦即世蓋五月旬有九日也御史疏請得贈父如子官其後十有八年御史起家累遷少京兆冢孫首舉鄉校者再適內史拘解額則下幣優禮之公有後矣公之學自求放心始孳孳力行雞初鳴正衣冠而起此夜氣也存夜氣即求放心斯時不散則昏不待旦而告亾矣居常靜坐一念起即援筆分署之正則虛中而塗朱邪則虛中而塗墨既則以居敬爲一貫無庸支離既則以窮理爲研精毋墮枯寂既而悟曰見天則即窮理存天理即居敬二者不可闕一得一則無缺矣書几上以自儆變化氣質必先克己克己如孤軍遇敵誓不俱生殲厥渠魁可傳檄定也余惟俗儒以佔畢自負爲臣爲僕顧不爲主人翁霸儒以口辨自高爲說鈴顧不爲木鐸紛紛藉藉庶幾有聞不賈則優吾道于是乎裂矣

入函集

卷之五十七

四

篤行如公者不亦醇乎儒者哉京兆爲不佞通家即
愆期志可也銘可也銘曰嚶嚶有口什室而九環而
窺牖其中則否公不其然反躬自厚力茲農畝苗而
不莠薦爾馨香貽爾昌阜梁孟同歸德齊齒醜 譽
命自天賁于狐首我志我銘附之不朽

吳太公暨太母合塋墓志銘

余長孫女歸于吳有甥矣壻曰洵美爲太公會孫甥
曰綦昌則玄孫也吳氏世傾郡里溪南先世中里爲
牆牆以內爲正室太公世當戶曾大父命之名曰正
中字曰汝承則授之鬯矣里俗席饒益務芬華太公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五

獨椎削雕爲朴人言江南故多懷利安得魯君子乎
因號之曰魯南太公唯唯世受賈傾淮海太公以王
器當行諸掌計者受成故無適主客至或問鹽筴若
度支若徒屬短長若子母出入太公瞪目張口畢謝
不知然則公何爲曰賈也客疑太公黜金口而廢木
舌故託不知既久乃知其不操利權上之知不知者
也居鄉居市攝敝衣冠率數十年諸子姓或薦新卒
不易吾安其敝久矣無庸新成伯子希周請服儒命
之儒仲子希召請服賈命之賈歲甲子伯子與計偕
歸則持鄉書回太公太公由由自若即不偶以故褐

面太公太公由由自若仲子駸駸累鉅萬籍上太公
太公由由自若凡諸失得茫然不入于其心仲若季並
治生伯獨留養太公喜奕則侍之奕喜飲則侍之飲喜
游則侍之游每對客奕子姓前籌客負太公則持客
引滿即太公負客亦舉而酌之觴畢則相視嘻嘻終
不守勝每見西山爽氣輒曳杖登之伯子以賓客從
業已軒然高時至則倚杖而浮大白旅酬而醉二三
豐樂水出上池遶舍西下淺則鳴瀨深則清泠之淵
汴而爲水嬉適矣太公暇日遞至魚鳥依依然就之
興至呼酒與二三客俱興盡而反出遇客邀而就市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六

酤即草具土型餅旅磬乃罷客稽事畢率爲會會諸
父老社有秋太公雅好聲歌伯子乃陳部樂優施遞
上壽必盡驩宣言部曲雖金元遺音移風易俗銳于
古樂習太公者或謂脩渾沌之術或謂無懷葛天之
民余則以其人貌而天蒼蒼耳其奕也飲也游也皆
天也是謂天倪居常恬澹無爲不倡不和伯子首事
大宗祠則請命曰義舉也領之既斃石梁則請命曰
義舉也領之歲游饑將設糜粥食餓者則請命曰啓
啓望此久矣領之郡大夫以賓禮賓太公一則至再
則辭三則掩耳而走太母黃爲竦塘之自出太母之

母出谿南其歸太公則從母黨事姑如母事諸姒如諸姊妹事夫子如賓既相太公起家益折節爲儉閭內之事我爲政請以身先里婦務爲容厭綺羅珈掃通以霧縠冰綃明珠翠羽競新粧新婦始歸太母令之三申之五吾家世清白母蹈不祥彼徇規矩攻奇袤則不祥人也于是諸子婦諸孫婦諸曾孫婦交相戒視若矜矜夫太公以儉德師子孫太母與之齊德並登大耋五世在庭天不人不因若操左契鮑桓梁孟取節可也疇足以當大方之家余聞老氏之寶三其一日儉德禮長者率務嗇以事天人夫儉者德之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七

共禮之本也亢倉氏得之大穰畏壘老萊氏得之偕老海濱浸假太公非老氏之徒其人長者其德無名其禮無文撫盈成保長久皆是物也太公生正德己巳春二月十二日歿今庚寅秋八月七日享年八十二有二月乃考終太母長太公者一年其生則冬十二月三日未及壯病心者五十年伯子三禱泰山病良已比及丙戌正月十三即世蓋先太公者四年息子四人伯希周仲希召叔希畢先逝季希榮姻氏首胡度支子機次黃處士松次汪處士文勲次汪處士經繼汪處士孔化館甥三人首諸生汪大坊次縣簿戴舜

臣次朱天壽孫十人孫女十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十一人玄孫二人長即綦昌玄孫女三人伯子自惟踰月不塋春秋斥之乃今從俗塋葬以待吉非禮也則以太僕公所爲狀謁余爲之志爲之銘蓋將以是而矢勿忘亾於禮而禮也敢不敬諾銘曰聞之月旦尊太公名私謚貞素惟婦無謚禮道則然從夫子故內不磷之謂貞外不緇之謂素貞太公事也直方不失其貞精白不愆于素太母有焉爲太母也者刑則爲太母也者相不刑胡相不相胡刑是曰嘉耦同歸九京貞石在局素車在許誰其銘之司馬肺腑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八

明封安人沈母謝氏墓志銘

粵在嘉隆四明沈氏四君子以著作顯箕仲其一也今上甲戌始與計偕則過余都市中余以寢疾失箕仲丁丑成進士既以論囚使江南畢使將奉封比部稷丘公如京師家弟見客則以太公耄矣無寧勸於勤箕仲應曰家大人幸壽而康九疇安能一日違膝下嘉則謂非直猶子能子即其婦良余聞而竊多之箕仲得桓孟矣爲箕仲婦也者封安人謝也其先世家二謝安人父始遷郡城甲辰夏四月二十七日安人生幼穎敏母繆課諸子夜讀安人從旁聽之輒不

忘筭而待年父母快箕仲而納米年十七始有家時箕仲教授江湖安人代之養操井臼供七箸務得舅姑驩心箕仲篋贄脩而歸寧秋毫不入子舍安人置弗問力作而甘食貧內寅居姑喪力毀瘠以佐大事通舉二子長雲冲次泰冲癸酉居室災安人挾兩兒出走反而入火大呼曰姑柩在與在柩亡與亡近屬數十人冒火從之昇而出其秋仲子賓鄉舉丙子舉季子處冲丁丑箕仲始對公車守比部會 覃恩有詔父母及安人皆受封先是安人有身首舉子而三殊歿辛巳舉少兒會箕仲以使事行未及月而彊起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九

故疾作矣居有頃少兒殤安人過自傷疾益深而不自覺乙酉箕仲副臬使視學豫章取道里門諸姒肅魚軒而入安人言愈遜禮愈恭則咸目之敬姜遼遼然女君子也里婦謂憲大夫紆金衣繡安人如之如之何垂橐而歸家猶四壁安人笑而不荅退以其私就三息子言汝父高義不有私財而曹勿忘之矣比入署日討三子而訓之而父業以文學命官南面而師境內而曹第力箕裘以纂考服庶幾無忝爾所生戊子春箕仲遣伯仲歸就試安人面命曰爾曹生長我襟裾雖在外傳跬步不離顧復今千里行矣母寧

詎能不繫二子哉男子志在四方桑蓬之所有事且父教之仕其將焉辭行矣歸而鄉人譽汝汝母喜由由自如鄉人言汝汝母愠由由自如勉之無寧使人以純袴兒嘗汝矣伯仲長跼應曰敬受命行之日安人目送之門且行安人掩袂泣而入兩兒掩袂泣而出吁嗟嗟乎永訣矣箕仲以校士周行郡縣安人獨與季俱日上食太公退即東嚮仰屋而視恍恍然如形失景魄離魂也居挾日病不支箕仲輟事而臨視之絕水漿者四挾日矣比大漸箕仲叩遺言安人太息曰子何言子直念兒以迄于此浸假兒能終身念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

我子何言遂瞑蓋三月十八日也是日雲冲忽心動達旦涕泣霑襟一夕室中悉寧有聲愈益惶惑質明聞計帥家婦張及介弟來奔弟已籍諸生矣五月四日達豫章拊棺而號吾母生年四十五耳藉令兒慮及此即萬鐘千駟不以易枯槨如之何其以桐苴衰麻博一逢掖雲冲無狀猶然故吾無所稱人子矣既卒哭則布狀紹介程孟孺入新都其言曰稚子何知徒以諸大父諸父之故得習司馬茲將奉母氏喪歸葬願司馬志之銘之痛惟諸沈斌斌而箕仲躬行孝養刑于梱內資孝為慈此其醇厚人倫固宜借老中

道見倍三索則皆象賢觀其狀無溢辭辭無溢美其情懇其辭哀孝之屬也予既以神交急箕仲又安所避雲冲遂爲之志如右銘如左銘曰舅在公所且登有楚伊人攻苦夫子馳驅內顧以紆伊人瞿瞿聖善有胤爽然相競伊人之令東海泱泱廣柳迴翔歸不灰之舊鄉墓門有石其崇三尺式昭嬪則

勅贈孺人邵母汪氏墓志銘

邵母汪者仲子諫議君叔子孝廉君母也母父爲汪處士名榮母之母出于程二姓皆閬右正德乙亥冬十月七日母始生越五十五年爲隆慶己巳母即世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二

已卯息子杰庶兼樵奉母喪葬上干癸未仲子對公車應制東閣進諫議以近侍最封父棠刑科右給事中贈母汪孺人如令甲明年戊子仲子奉簡命典試山東叔子與計偕從兄畢使俱北已丑仲子奉使封魯藩取道歸寧且奉璽書詔之墓既成禮則持狀而過太函不肖庶若兼無能爲子顧帝澤周渥母氏猶及於九原既歷二十有二年未遑揜坎將令化者不瞑無不孝大焉惟司馬志之銘之勒之墓門之石不佞受而卒業則累千五百言無溢辭比年出入海陽聞諸父老其言悉合父老之言曰母以

女則貞自輦絲始以婦則順自衿輦始以母則食而教愛而勞自襁褓始夫非女貞之難也婦順則難婦順難矣能婦而能母則尤難始母有家王舅姑舅姑具在甫廟見舅邁疾且危姑不知所裁怛焉若視其魄母爲之視湯藥無不當姑心既從夫子執舅喪無不如禮姑過毀寢疾三年母宵衣奉匡牀無不備至姑數勞母未亾人奈何得新婦賢王舅姑春秋高而王姑凜凜母周旋嚮應得王姑歡度閣揮施不徵而足王舅姑勞母二老奈何得孫婦賢諸姒之賢母也如舅姑諸嫺氏之賢母也如諸姒諸臧獲服事中外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二

衣食之必以時程督之必以度或嘯責之必以情具曰王父得王母而賢益彰則自母賢矣封君既得內助業浸饒母出而討諸子於庭中則以世德之不易求也家造之不易振也子職之不易共也鄉先達之不易跂而及也入而討諸子婦于庭內則以中饋之不易主也內治之不易脩也嬪則之不易刑也口澤之不易濬也遇諸女以敬勝視諸子遇諸外孫以愛勝視諸孫母尸養身以下務攻苦凡諸祭祀賓客刀匕必躬重積深藏蓋其天性里媼以緩急告必辨應之或歸德則不居曰惠由姑氏自少踰艾垂四十年

不有私財亦不有私德此猶順事而施者也夫已氏故負不逞齟齬封君母奉姑謹避之歷二十年所未反其室旁觀者疾其已甚爲母不平母從容爲異言率自引咎及二子受博士業家難稍平母由由然若兩忘絕口不言脩怨二子誦母高義茹荼終身無後言此大丈夫所難 天子命之聖善不虛矣天之報母不必于其身親見之諫議勃興孝廉代起母于是乎不朽豈必高年乃若子姓之蕃婚姻之盛即更僕未可遽數夫非遺澤也與哉子婦四人長爲金環尹尚愛女次封孺人爲夏文學懋賢女次爲汪澗氏女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三

繼以程次爲程齊氏女子壻三長金太學錙次蘇郡學正晴次夏應辰孫十六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然則母之食報不于其身于其子孫此騶虞之所以終召南也銘曰伊誰之女越國啟疆伊誰之婦漢則孟光伊誰之母魯則敬姜用勞兩世既壽且康惟隣是卜厥有義方疇家不造內難胥戕引身避咎卒以包荒太公能事肇跡有常胡然家食不逮尚方胡然中壽不逮龍章要之奕世潛德用光是曰壽母長發其祥

明封宜人胡母宋氏墓志銘

妾以文獻著上游禮俗近古婚禮務擇齊德無論齊年即年有差家室宜矣宜人宋之自出父震籍縣諸生受室于徐舉一子而廢長女歸矣宜人未字而母以父旁治形家言境內高門爭延之主卜宜人攝梱內事無所受成父踰月一歸歸則庋閣豆登井曰箕帚一盼悉辦顧跬步不闕旬日不庭第治女紅習女訓而已人言文旦兄也即無恙無如其妹良浸假肇絲愈于逢掖父咕咕喜曰爲吾光也壻其必爲鴻也賢時胡伯安以經藝傾其曹未室也父私語門人施氏子願得若而人而妻之施爲蹇脩宜人乃字歲已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四

酉大比士伯安始賓興將與計偕歸而逆婦蓋長宜人十年矣宜人故優中饋善事舅姑伯安未及起家食貧如故出而聚徒講業以鼓篋爲菑畬宜人代尸饗羹翅菽水窮滌滌具芳薌肱篋出故裝供刀尺蓋父所授四方聘簠爲時服以薦舅姑舅姑季年輕煖肥甘具足伯安客至供具務盡客驩燭未跋而客行叩何以故客可無倦無寧有疏節邪伯安既對公車族黨有螫舅姑者舉宗憤甚將理之廷中宜人謝曰舅春秋高子貴矣彼其不逞寧足校哉伯安隸事大司空且迎養宜人從舅姑北奉父與舅俱兩翁居邸

中挾一案對食出則杖屨相友倦游則同歸供億並
出宜人當世婚姻無兩既喪姑鄭相伯安扶櫬歸服
除舅即世父且從之矣宜人執三喪哀毀盡禮以孝
聞先是父就養宜人奉供子職唯謹暑執扇寒執爐
父歿則奉木主阿閣中若在宗祏且與兄疾依我以
便授餐季弟文浩壯未婚代脩六禮而授之室宜人
育子元瑞伯安命之曰應麟獨子也既媵唐氏舉應
鵬及伯安爲郎居儀部會曹務急晨出暮歸宜人懷
孳子踰三年不啻加諸膝伯安言嫡不虐孽賢矣寧
詎愛之深邪及伯安持慶王封左執政出爲督糧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五

叅議將行孳子病瘡不能從宜人繫之甚竟不之楚
以二子歸及孳子殤宜人且號泣失聲矣元瑞當勺
象雅以幼清擅場每讀父書一過萬言成誦飲三墳
饜七略獨唾博士家言父訓之曰先安定都儒宗孳
孳經藝且功令在孺子胡爲不屑也者而弁髦之始
成童受博士業部使者先後至兩以元瑞首千人其
年舉于鄉春秋二十有五先是漕使希執政指殿伯
安漕乃從量移得雲南僉事宜人依依元瑞亦以脩
阻不從元瑞自南宮罷歸恥與時逐獨購書二萬卷
日就宜人膝下繙之女僕埽除將遷之筭且日毋恩

宜人爲也宜人叱曰吾顧吾復兒左右無方是不可
須臾離則天性也兒琅琅誦讀吾聞此而喜可知何
恩邪諸賓客過蘭谿皆造元瑞巷車戶屨什倍伯安
宜人供具有加雖衆御人未嘗不飽會緬甸事寢多
伯安功復叅議仍居滇無何進分部副使元瑞當戶
悉受命宜人舉宗或告乏則調之出入無券諸姒告
饑則留之同爨往來無期凡諸丘廬工作公府征輸
悉由部署卒之伯安無內顧元瑞無外馳則宜人以
也中年而季女殤時時飲泣久之不寐而渴夜啜茗
數升國醫技單病滋甚元瑞聚羣兒爲劇幸宜人自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六

寬既則火蒸蒸上炎苦風眩卒不治已丑十二月七
日也距生辛卯閏月十一日不及耆者一年初伯安
守儀制司主事封其配安人上即位則以儀制司
郎中加封宜人象服具矣元瑞納舒氏婦媵姬首舉
孫維陽伯安名僖具長者行庶幾躬行君子質有其
文元美傳伯安如萬石君伯安二千石耳元瑞得時
而駕何論玄成宜人得譽命而賢愈彰則一隅也陶
母雖以子貴安敢望宜人經世大業在焉服五車而
捐五等余習元瑞蓋與元美推轂之元瑞將終大事
于九原左右望而走吳越嗟乎元美已矣非余孰志

之銘之伯安狀視李生詳從夫子可也銘曰結爾縹
兮茹荼之苦兮命爾珈兮既俯而僂兮奉黃髮兮登
爾俎偕白首兮依爾輔有子一人兮當縣簿煥玄龍
兮炳繡虎漱石渠兮襲天府愛虞淵兮恃環堵餐若
英兮薦椒糈弄羣雛兮歌且儻介樂康兮享純嘏胡
不留兮歸爾所發之墟兮星爲土都隩區兮樹堂芥
母兮母兮一抔千古兮

明故石城縣儒學教諭方敬之墓志銘

嘉靖初載章御史以督學行縣得儁才二伯冠諸生
仲季並籍郡文學歛令願借一以重首邑御史領之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七

初仲入試御史臺面閱仲卷庭胥叱仲跪受命儻
弗聞御史目攝之心獨奇仲署曰文章器識俱備太
成乃擢仲置縣籍中望之深矣懸書出二人皆易名
而字之伯元靜性之仲願靜敬之季弘靜定之皆異
數也先是鄭太守玉過方生廬既下車性之出仲季
侍仲年十二季始學幼儀詰旦並召入郡齋屬中饋
飲食之矣既分曹程藝仲季邁冠其曹仲受易伯兄
以經術著每讀史輒論其世以爲汚隆相若而人將
若而人用事者若而人言而不用者若而人成敗短
長明若觀火敬之授季季謝未遑無何伯元仲代當

室門内外事事益辦而故業愈精贈公故習軒岐家

言將爲仲治腹疾乃烹特犢取液一杯斟之信宿不
得洩贈公懼仲夢帝之縣解寤即下行得瘀滯溺器
中則茭白也由是而神益勃勃百病不侵及季起家
東平既歷開府仲猶逢掖將待次澤宮然而學易者
爭及門里中質成者趾相錯也仲既授章句聞有違
言立解之島夷五十三突越圍而走歛既而山寇自
金穴入薄陽湖二千石亟備之議城巖鎮仲故有心
畫步而經之相地宜庀材力若爲植若爲期若鳩工
若列守皆可僂指自言吾郡谷量丁口而待哺四方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十八

一日扼吭而拊之境內立稿便宜莫先于積貯積貯
莫善于常平是在良有司民間難與慮始會疆事興
悉秘之余自閩歸仲猶家食相與抵掌笑事莫逾于
心夫士不出戶庭嚶嚶千古出而從政率乖所之憂
假蓬累而行一旦棄詩書而秉節鉞不習而無不
其惟敬之一人定之聞而然之伯玉吾兄叔牙也仲
首當貢則以長長讓胡生清次當貢則以親親讓余
生沛壬戌應貢則以廷試高等分教建昌沈太守子
木習聞文學名言之分部夫夫不啻老吏何論宿儒
于是所部數質成得片言而決時張璉賴清規遽起

命部將戍南豐令去官納印綬于郡上變者夜縋城入戍兵譟而脫巾守降階迎手印綬授文學公乘夜行矣子木固以百雉累公仲言出無輿則自徹輿人以代仲馳至闕地速部將與俱其來徐徐將據上坐仲曰不佞賓師也茲攝邑居邑中固當執地主禮讓將軍茲闕地則將軍主之吾爲賓矣即在軍禮寧以主壓賓部將正容受之遂前席既則聚兵而誓言侃侃折衆心爽朗自如申以整示以暇部將以下皆懾服受要束無貳心故令居邑中夫里日有奉文學至悉罷之庶人在官者數十百人散歸本業即對簿手

大田集

卷之五十七

十九

具獄辭羣吏皆受成無所用衆諸牒當論報者率委地而墳文學具通材且敏給目視耳聽手批口宣並發而周應之不移晷而畢報如遙矢決如從流兩造且務得其平欲解則和欲直則聽即和而復告告而復和使之各輸其情莫不曲當王氏徐氏負豪舉訟莖事者數十年仲受郡檄躬按之無所撓鄉大夫李萬實自負直方安得文學也者而令南豐民有瘳矣及遷石城縣儒學教諭仲遂行長太息曰世不我知即知不能用我寧以是爲博士綿蕞無寧爲魯兩生及定之起鄧關式南戶部仲居守操其家秉紀綱之

然跬步不入公門竿牘不踰境外守令之賢者若徐雲土姚武陵十召一至古梁山式里門引爲上客彊而見之與之窾大輒其族立解里人有構幸仲居間仲恒笑而不言言則人人服矣從弟子嗣宗嗣寧幼孤遜拙遞給復以產爲質反其質而給如初並喪其內人各予之聘而得繼室嗣宗疾革孤始孩顧命家人願得伯一言而瞑仲既諾孤發卒賴仲以生頃之喪寧則拊其孤同室既壯將授之室仲且卽危必于吾身見之逆婦至拜床下而後喜可知也宗寧七喪未葬仲爲之冒雪卜地遞葬之故同胡民部具資斧

大田集

卷之五十七

二十

賈臨清大失利仲謂濟之始慮不及此卒自割而償之宗人子湖無所歸仲授館穀既有子駿駿立矣仲未嘗自功仲產不踰中人其所緩急即程白皆不及余數過巖鎮仲輒從余爲方外游余察仲猶然富彊越宿奕而神愈王晚嗜刀圭之訣無亦將有得邪仲語所親知我者惟一司馬即與吾弟同籍顧獨于我臭味相同相與交驩非吾弟以也疾既殆余專力問之仲涕泣曰幸謝司馬公吾無報知己九地之下猶將徼不朽之聞報命者歸計且至蓋已丑四月五日距生正德乙亥夏五月十六日享春秋七十有五云

余故多仲材一蹴足當開府即故人若江民璞然疑
半之仲發矧于建昌吾亦有所試矣夫人知其材或
不知其節什得二三要以内中矩外中規爲倖不爲
般仲爲不可及也已矣仲子將奉仲喪葬之某山之
麓余備在知已爲之志而銘之銘曰謂伯也材其天
如謂季也弱老而矍鑠文藝器識俱可大成部使
者則云胡爲乎十有二舉乃僅一鳴出而授經歸而
結成千金之器聊以析新風涌雲興波流川停凡百
君子樂我儀刑胡聲之博胡利之營不爵而榮不籍
而深周原既平夏屋既新總總林林松檟冬青於乎
其斯爲不死之庭

太函集

卷之五十七

二十一

太函集卷之五十七

太函集卷之五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五首

明故奉直大夫海州知州邵季公墓志銘

余冠而學禮及先師邵次公門則與季公相麗而居
相視莫逆季公故名遠後更名甄字世昭禮家率戶
祝餘姚先師獨以經藝傾縣及季公受先師業諸宿
學避先鳴季公自負故豪視高第可頰而拾也歲壬
子始賓興先師數奇既覲而喜可知已戊申癸丑居
考妣喪戊午喪先師哀毀過當既聚徒講業或金陵
或廣陵時爲俠少游自任天放丁卯季公見客余始
釋閨事歸面數季公先師已矣家世未畢之業則惟
季公寧負不羈也者以自賢乎其何以瞑地下季公
唯唯甄何敢忘夫子兄有託而迺直以紆吾骭髀不
平之氣伯氏一戰而勝非天授邪即甄不逮孟明非
戰之罪也甲戌余貳邦政季公復與計偕將謁天官
就余決策余故與季公同齒膂力相當余且倦游季
公固當及時從事既得固始令則自都門遺二子書
民生於三生成教養之恩鉅矣報於何有我則非夫
今茲入官誓將報吾君上若父師耳境以内吾王

太函集

卷之五十八

一

之爾曹無所預門以內爾母主之吾無所預吾居常
不問家人生業無寧以一命生心至則孳孳問便宜
紆疾苦首革筦庫毋闌入秋毫操府史兢兢奉簿書
毋闌出一赫蹠爲吾民擾始下車廷中聚訟者趾相
錯也率諭之以禮法咸改慮歸農乃若均田租嚴保
甲緝巨寇汰冗兵城南有澗水齧通衢雨驟至皆巨
浸乃甃石爲高衢脩若一居者行者便之置學田供
博士弟子距城一舍有夜半殺人者無可誰何詰其
家得相出入者若而人籍名捕之薄暮而罪人得矣
州民與中都大構所部各據偏辭以聞兩造相持歷

太函集

卷之五十八

二

十數年不決乃下季公會勘立折之無後言既上爰
書所部獨多令令治程書如治本業夙夜不遑先甲
後庚凡七年監大夫部使者薦書凡七上或中之周
開府始將求多會以入計行陰屬兩賢跡之皆無驗
及開府意釋遷海州遞道攀號者數萬人車枳不進
既出境境內脩祠事勒善政碑季公太息曰吾將以
儒術興業勤而功半儒術猶夫人也吾將以吏治興
事勤而功半吏治猶夫人也晞驥之馬亦驥之乘虛
語哉州民困海隅將不堪命季公爲之蒿目夫非專
城守乎藐茲斥鹵之民吾其與之更始乃按圖籍境

內夫里幾何租庸幾何徵發幾何蠲免幾何逋負幾
何度民不支則謁諸當道而曰其狀諸當道以爲敏
是固良令宜其守也良州城壞將崩經費無所藉手
懼有不測桑土謂何乃集諸父老于庭則皆請圈牛
踐土塲埴既具乃始議興工公曰不然畜牛代耕圈
則奪之耕矣非民便也乃捐歲祿爲市牛費令民間
受版築以代贖金會歲饑饑民子來以糊其口工不
踰月城成諸父老相語曰太守非直干城且起溝壑
州故以牧馬爲民累馬皆異產澇則牧地皆荏苒又
當河海之交歲運必由海入河什九不保季公力請

太函集

卷之五十八

三

折馬價輸太僕折糧價輸度支州民德之此百世利
也他如立農師教稼穡開溝洫均土田發常平賑無
告勞來勸相視蓼國有加壬午七夕以厥暴終庶幾
乎以死勤事者矣少司寇公爲總服第故嘗狀季公
概言季公儒則闕儒吏則循吏要之壹稟于孝友而
醇厚于人倫始喪贈公宗人計不得與試請立季爲
叔父後胡爲此拘拘邪季公頓足曰何哉遠亦人子
也即已出爲人後尚不忍倍所生乃今移情以倖一
投無人子禮時方溽暑風治木務盡羨無愆期及喪
贈孺人獨力以當大事既戚且易後喪壹如前喪先